

诗路放歌

乡村物语

张永政

爱是有声音的

天空与大地 每天都在交谈 小鸟歌唱 老牛低头吃草时的轻鸣 河流在山涧跳跃的哗哗声响 飞机掠过天际的一声音爆 都是深夜临睡前的天籁 是它们 彼此的窃窃私语

芦苇之名

芦苇像农村长大的孩子 先起个小名 喊着亲切 上学了 读诗经 就叫蒹葭吧 成长需要诗文化

半月月亮

明一半，暗一半 像盏未亮透的灯 一枚未熟透的果 嫦娥亘古年轻 只是习惯了 侧身对镜 贴着花黄

大地

土地是大地干净的皮肤 偶尔冒出一块小石头 是他到了青春期 高山是大地的骨头 偶尔有一块裸露的土地 是它正在愈合的伤口

植物的生存智慧

很多植物 都把花举在头顶 唯恐人们看不见 只有成熟的果 悄悄把头埋在叶丛

风力发电机

看似长着翅膀 却不向天空飞翔 风轻轻一吹 便有了奔跑的力量 在原地不停回转 把无形的风 酿成了光

立夏(外二首)

张洪腾

裙袂飘逸，藕臂向往麦色 棉花缤纷，蜜蜂振翅飞舞

太阳，突然滚到了眼前 用炽热的光芒，拷问大地

枝叶藏不住，青涩的早杏 炫耀熟黄，也出卖了自己

夜，一阵阵地骚动 城市开始亢奋，山村为之动容

所谓的广场没门没槛，过客随意入编 领舞者示着范儿，音乐起一瞥惊鸿

小满

果实满足方殷实 人生小满自谦虚

酒饮半酣正好 花开半时偏妍

小满，是一个单纯壮实娇健的小伙 羞涩而欣喜地迎着爱情炽热的目光

小满，不断地加重头顶的负荷 只要满怀希望，丰收指日可待

小满，是一首哲理诗 蕴含着大智慧大境界

人生别大满 小满最惬意

芒种

芒针刺天，防飞鸟掠食 防田鼠搬仓 大河两岸，一晌熟黄 争先恐后收割忙

芒种忙种 就是让大地紧张 就是让人们繁忙 让收与种一起交响

灯下漫笔

灵心慧性奇女子

袁占才

近日有闲，钩沉小城文史，一探晚唐的鲁山县令皇甫牧。有趣的是，明清的地方志上，竟把这位县令作家误记成了“皇甫牧”。

从旧书网购得皇甫牧传奇小说《三水小牍》。不料，一读惊奇，二读惊喜，再读拍案。且不说枚翁行文恣肆，骈散相融，文笔飞扬，但观其所描场景，一个个神异奇幻，幽暗颓败，分明是在为风雨飘摇的末唐唱着一直依依惜别的挽歌，让吾辈了悟，藩镇割据，兵燹匪患，百姓苦唐久矣！朝代的更迭已成必然。怪不得薄薄一册，短短49篇，被学界夸赞，誉其为“晚唐传奇之花”“五代压卷之作”，惊艳了大唐文学孤寂的夜空。

最是让我动容者，书中所记女子虽然不多，但她们的“端丽妍莹”，或“气韵恬和”，或“明慧有色”，一个个个性鲜明，命运多舛，令人叹惋：崔氏刚烈，鱼玄机狠毒，飞烟敢爱，却要智慧……尤其奇女子却要，她的灵心慧性，从容果敢，令我禁不住时不时地发出会心一笑。

全文曰： 湖南观察使李庚之女奴曰却要，美容止，善辞令。朔望通礼谒于亲姻家，惟却要主之。李侍婢数十，莫之偕也。而巧媚才捷，能承顺颜色，姻党亦多怜之。李四子，长曰延禧，次曰延范，次曰延祥，所谓大郎而下五郎也，皆年少狂侠，咸欲蒸却要而不能也。尝遇清明节，时纤月娟娟，庭花烂发，中堂垂绣幕，皆银缸。却要遇大郎于樱桃花影中，大郎乃持之求偶，却要取苜蓿投之，曰：“可于厅中东南隅立相待，候堂前眠歇，当至。”大郎既去，至席下，又逢二郎调之。却要复取苜蓿投之，曰：“可于厅中东北隅

相待。”二郎既去，又遇三郎束之。却要复取苜蓿投之，曰：“可于厅中西南隅相待。”三郎既去，又与四郎遇，握手不可解。却要亦取苜蓿投之，曰：“可于厅中西北隅相待。”四郎皆去。延禧于厅角中屏息以待，厅门斜闭，见其三弟比比而至，各趋一隅，心虽讶之，而不敢发。少顷，却要密燃炬，疾向厅事，豁双扉而照之，谓延禧曰：“阿堵贫儿，争敢向这里觅宿处？”皆弃所携，掩面而走，却要复从而哈之。自是诸子怀惭，不敢失礼。

谁能想得，古册深处，还藏着这么一朵鲜花：她怎么会生出这么一计，惩戒登徒子们的轻薄呢？！

作者仅寥寥数笔，就托出了却要的丰满：这位女奴，容貌清丽，言辞得体，偏是做了女奴，处于虎狼家，时时要被李氏四子当作猎物。平常女子，稍不自矜，受凌辱、遭蹂躏，怕是难免，不然的话，只有上吊了；要讲求饶，料也不会都发善心。却要虽卑微，却通透极了，她不惊慌，不哭啼，不哀怜，而是施以巧计，让四人在同一个时间段，各各候在大厅一隅。待得夜深人静，自己个儿缓入厅堂，点燃火烛。一瞬间，天崩地裂，四子丑态暴露无遗。却要还在戳破他们的龌龊，继续羞辱他们。读者想象一下，此一刻，四子面面相觑，然后掩脸仓皇而逃的样子，怎会不发舒心一笑呢？！

整个过程，却要心思缜密，出奇冷静。她精准把控“火候”，干净利落，没有半点儿拖泥带水。

想来，四子好色，觊觎却要美色久矣，怕是久不能得手，仍贼心不死。枚翁在此并未着墨

分毫。一直到清明节这晚，“纤月娟娟，庭花烂发”，却要终于等来了绝佳时机，遂精心布局，使四子陷落。这份胆识，绝非要的小聪明，而是底层玲珑女子，绝境中为了自保，经过深思熟虑后祭出的妙招。这场智斗，不动声色，不见刀光，没有冲突。火烛背后，是礼法，是道德，是主动出击，是以柔克刚。

回望唐以前的文学，女性的形象，多困守于礼教，定影于诗赋，在男性的审美里，温婉着，娴静着，痴情着。凭她怎么鲜肤丽质、手若柔荑，倾国倾城、绝世独立，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却都翩若惊鸿，显得有些缥缈。她们虽然沦陷在爱情里，却乏于心计，缺少风骨，偶有忠贞节烈，亦多逆来顺受。与却要主动设局，鲜有一比。有一比的，倒是《陌上桑》中的罗敷。罗敷以“坐中数千夫，皆言夫婿殊”，来婉拒轻薄的使君，然而比之却要的抗衡，又逊色几许。

却要这般玲珑女子，恰如红梅一枝，在晚唐的文学星空里，凌寒绽放，令我敬惜，令我仰望。难怪有学者提出，数百年之后，雪芹大师是读透了枚翁的《却要》，化其精髓与神韵，才启发了他“红楼”中王熙凤的创作。凤姐的骨骼，明显是借了却要，她深得贾母与王夫人之宠，所承袭的灵性，恰恰是却要的“美容止，善辞令。朔望通礼谒于亲姻家，惟却要主之。李侍婢数十，莫之偕也”。却要的“巧媚才捷，能承顺颜色，姻党亦多怜之”，亦是凤姐偷得却要的仪态。二人的机智干练，何其相似也。更加诡谲的是，“红楼”第十一、十二回中，“贾瑞起淫心”“凤姐毒设局”，更是源于《却要》。只是曹翁让凤姐所设的这一“相思局”，情节更奇，人性更丑，意蕴

更深。

在凤姐的“相思局”里，贾瑞虽为其美貌所惑，但最初，瑞哥儿是没有偷腥胆量的。是凤姐一步步地进行色诱，这才让贾瑞有了放纵的痴念。而凤姐的设局，先后约贾瑞在穿堂儿和夹道的空屋里相会，目的并非偷欢，而是狠狠地惩罚。乃至于贾公子受尽冻吓羞辱，最终破财患病，丢了性命。按说，贾瑞犯罪未遂，过不至死。而《却要》中，李庚四子对却要初起的就是淫心，却要让他们晚上分别候在厅的四角，其目的是惩戒，是捉弄，是点到为止。这与凤姐的设局，要素虽契合，而曹翁对人性的刻画，却更高一丈。

两者的叙事步骤，均为诱约私会。当众照明现身、瞬间戳破伪装、完成公开羞辱，之后掩面逃去，从此不敢再犯，实现了“惩戒、震慑”。然曹翁的笔锋，则完成了从“道德惩戒”到“人性悲剧”的质变。

一个女奴，一个管家奶奶；一个无权无势，一个身居高位；一个秀外慧中，一个心狠手辣；一个隐忍周旋，一个从一开始就想毁灭；一个是下层女子无奈反抗，一个是贵族女子肆意碾压。这种飞跃，让原本单纯的情节，升华为对人性、对生命、对社会的深层思考。

曹翁的伟大，就在于此。“却要”为轻喜剧，“红楼”为畸悲剧。两者对比鲜明。然却要作为底层女性，以其灵心慧性，回击世俗，挣脱束缚，她所散发出的幽香，同样破空透世，历久弥新。

在此我也要再说，千年以前，我家乡的这位县令作家，实在是太了不起了。

郑州地理

郑州夕阳楼

韩枫桦

春风和煦，阳光正好。一日，我们一行10多人踏上了郑州商都遗址的城墙，这是我第一次到这片承载着厚重历史与文化记忆的地方。夕阳楼，一个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的名字，此刻正静静地躺在商都城西南角的废墟之中。

据了解，夕阳楼始建于北魏，是唐宋八大名楼之一。唐大和七年，即公元833年，时任郑州刺史萧瀚主持重建了夕阳楼。那时的郑州，有着独特的韵味与风采，夕阳楼，便是这座古城一颗璀璨的明珠，它见证了郑州的兴衰变迁，承载了无数文人墨客的悲欢离合。

站在商都城遗址之上，目光所及，皆是岁月的痕迹。那些被风雨侵蚀的土墙，仿佛在诉说着千年的故事。闭上眼睛，仿佛能穿越时空，回到那个繁华的唐朝，看到夕阳楼在落日余晖中熠熠生辉，听到文人墨客在此吟诗作画，畅谈人生。

夕阳楼之所以闻名千古，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李商隐的那首《夕阳楼》。诗中“花柳暗随天愁，上尽城更上楼”的描绘，将夕阳楼的景致与诗人的情感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一幅动人心魄的画面。每当读到这首诗，人们总会想象李商隐当年登上夕阳楼时的情景：他或许正面临着人生的困境，或许正思念着远方的友人，而夕阳楼，正是他抒发情感、寄托愁思的绝佳之地。

据管城区文物局的人士介绍：萧瀚，郑州的刺史，也是夕阳楼的重建者，他的命运却与夕阳楼紧密相连。因“牛李党争”被贬为遂州司马，最终客死他乡。这样的结局，不禁让人唏嘘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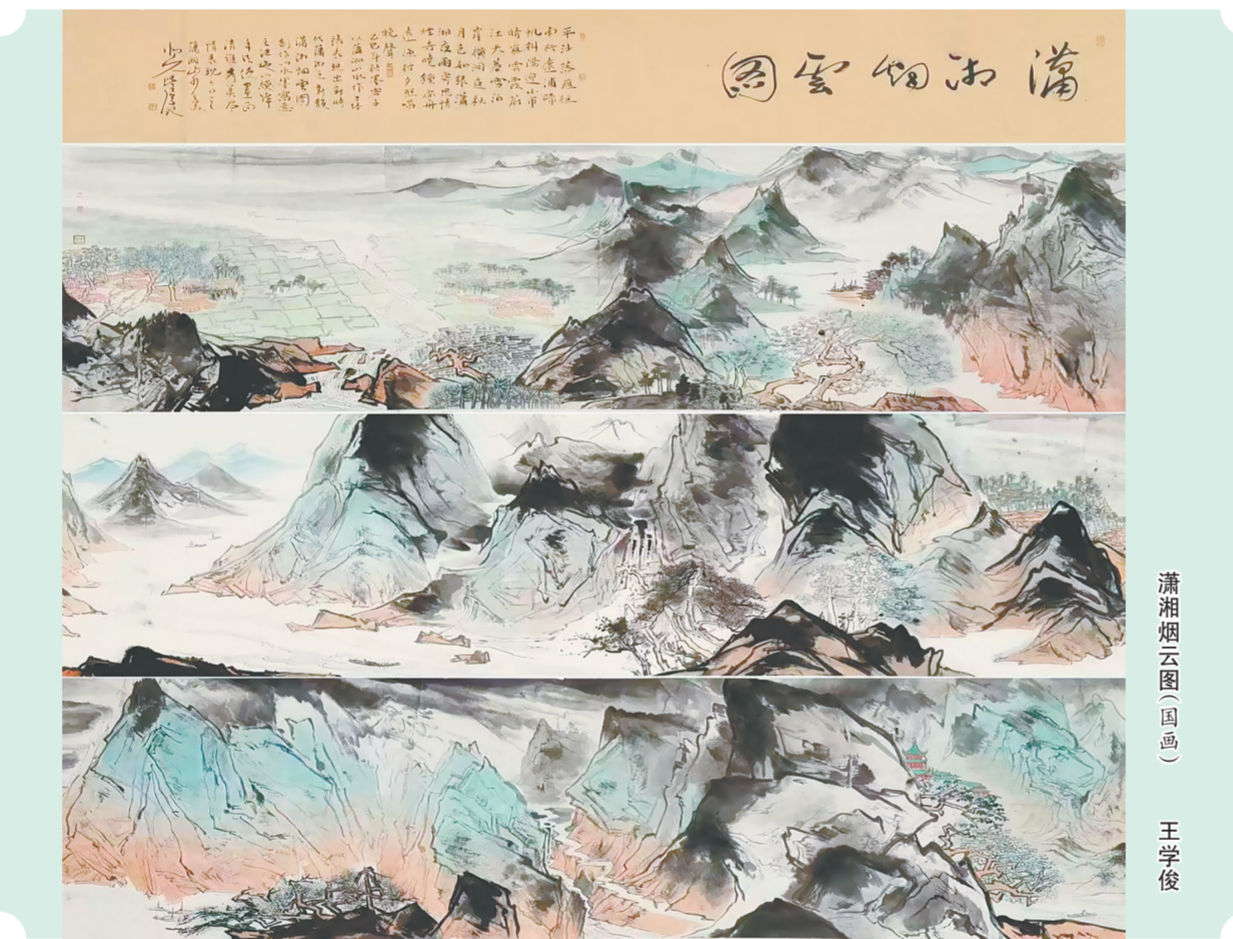
我们站在夕阳楼的商都城遗址之上，遥望着远方的天空，心中充满了感慨。历史是一面镜子，它让我们看到了过去的辉煌与衰落，也让我们更加珍惜现在的和平与繁荣。夕阳楼，作为郑州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它不仅仅是一座建筑，更是一种精神、一种文化的传承与延续。

站在商都城遗址夕阳楼遗址上遥望，我仿佛看到了千年的时光在眼前流淌。那些被岁月掩埋的故事与情感，正通过这一砖一瓦、一字一句，向我们诉说着生命的真谛与意义。城市，也将在这份历史的熏陶与文化的滋养中，不断向前。

地投射了上去。是那冰凉的瓷，便有了体温；那静止的裂纹，便成了流动的河。

这便让我想起晚明的董其昌，他论画有“南北宗”之说，于收藏一道，眼光也毒。他爱的是那金玉其外的“热闹”，而是笔墨间那一点“静气”。这“静气”，大约便是历经万千丘壑后沉淀下的从容。器物亦然。一只汉代的陶罐，粗糙无华，甚至边缘还有窑粘，但它腹部的曲线，那种蕴含着生命力的、浑朴的，是后世任何精巧的仿品都难以企及的。那里面，装着的是整个大汉的雄浑与自信。你看着它，心就静了。那千年的风沙，都化作了你身上沉甸甸的包裹。

夜更深了。窗外的市声渐渐落下去，像潮水退却。书房里，只剩下我与这满架的“丘壑”相对。它们沉默着，一如千百年前那样。我忽然明白，所谓的收藏，争竞、占有、品评，都只不过是表象。最深处的内核，或许只是一种陪伴。是在这茫茫的人世，寻找一些比你更久远的存在，用以映照自身的渺小与短暂；也是在那些冰凉的、坚硬的物质上，意外地触碰到了一缕跨越时空的、温热的共鸣。心有古物，便是在个体的生命之外，另开了一重天地。那万千丘壑，是无数前人走过的路，哭过的泪，笑过的歌。我们于此间徘徊、摩挲，不过是为了在“逝者如斯夫”的绝大茫然里，稍稍安顿一下自己这颗仓皇的心。如此想来，案头这盏微茫的灯，与千百年前项元汴、安岐案头的灯，或许也并无不同了。光芒笼罩之下，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一点微光，在古物与今人之间，幽幽地传递着。



潇湘烟雨图(国画) 王学俊

荐书架

《这就是中国古建筑》：生动呈现古建筑的前世今生

高晓倩

1932年至1941年，山河动荡。以梁思成、林徽因为代表的中国营造学社同人，在战火纷飞中以脚步丈量190个县目。他们抢救性地记录了大量濒危古建筑遗存，打破了西方与日本学者对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垄断，为中国古建筑研究奠定了基石。

《这就是中国古建筑》一书近日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从蓟县独乐寺的辽代木构、应县木塔的千年奇观，到五台山佛光寺的唐代遗存、北京故宫的皇家气象；从云冈石窟的

造像艺术、江南园林的精巧意境，到曲阜孔庙的文化底蕴、广汉古城的市井遗风，中国古建筑的千年风华尽藏其中。

该书特邀王澍、王贵祥、方朔等11位建筑史、遗产保护领域权威学者，重返营造学社考察现场，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古建筑寻访。这不仅是一场三重时空的深度对话，更是一套清晰明了的中国古建筑知识体系。书中细致拆解代表性古建的营造智慧，探究建筑背后的文化意蕴与“建筑意”，并结合当下保护现状，生动呈现古建筑的前世今生。

风雅清韵

器物里的山河

左素菊

他在其中自封为王。

这般痴人，前有古人，后有来者。到了清朝一代，那位叫安岐的旗人，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墨缘汇观》，记录的不仅是书画，更像是一部他与古人神交的日记。一卷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在他眼里，不单是“天下第一行书”，那上面涂抹改易的墨渍，是泪，是血，是颜鲁公当年痛彻心扉的悲愤。安岐观画，是连带着那画上的“气”一同吞下去的。所以他的记录，常有神来之笔，能于笔墨蹊径之外，独出一点“神理”。这便如高手过招，看的不是拳脚，是意念。他心中的丘壑，是由古人的悲欢构筑的，峰峦是意气，沟壑是块垒。

当然，说到痴，便不能不提那位“十全老人”乾隆皇帝。这位爷的收藏癖，带着一股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霸道。王珣的《伯远帖》，何等清逸疏淡的晋人风度，他老人家倒好，前后左右盖满了大印，还在引首处题上“江左风华”四个大字。王献之的

《中秋帖》，被认为米芾临本的可能性极大，短短二十二字，被他来回回盖了八十多个章，密密麻麻，犹如“邮戳”。这行为，若让项元汴看了，怕也要自叹不如。这已不是“同屋”，简直是“强占”了。他仿佛是要用这无数的玺印，构成一座华丽的牢笼，将这流逝的时光，将这千古的风雅，牢牢地锁在他的紫禁城里。他心中的丘壑，是帝国的版图，他要让古今来一切的美好，都收归其中。

这般痴人，说起来是风雅，内里却也藏着无尽的虚妄与悲凉。项元汴的天籁阁，最终在清兵铁蹄下散佚流离；安岐的珍藏，也多归入内府，成了乾隆“集大成”的注脚。你方唱罢我登场，龙争虎斗，到头来，谁是物主，谁又是过客呢？那宋人的窑口，偶然烧出一只天青色的碗，釉层中带着如蝉翼的开片，本是工匠无意间的“瑕疵”，却成了后世追捧的“百圾碎”。这器物本身，何尝有什么悲喜？是看它的人，将自己的身世之感，离合之叹，一股脑儿